

第09

· 獨 幕 話 劇 ·

新 居

陳 旗 著

遼寧人民出版社

新居

香港公共圖書館藏

要 目



• 獨幕話劇 •

新 居

陳 旗 著

遼寧人民出版社

一九五五年·瀋陽



內 容 提 要

這是批判某些基本建設工人不重視質量的獨幕話劇。
這裏描寫水暖工人趙喜，爲了多掙工資和討好未婚妻，求得早日結婚，他便光趕進度不顧工程質量。施工員提出返工意見後，他倒認爲人家是爲了向上爬而故意挑他的毛病。後來在趙喜搬進去的新房子裏，恰好由他自己安裝的暖氣，剛燒上就漏水了。在這一事實面前，使他感到羞愧，終於接受了施工員和未婚妻的意見，認識到自己工作馬虎、忽視質量的錯誤。

新 居

陳 旗 著

★

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（瀋陽市馬路灣）

瀋陽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文出字第一號

瀋陽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瀋陽發行所發行

編號：4275·787×1092純 幅·14印張·23,000字

一九五五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六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1—5,089 定價：一角四分

時 間：一個冬天的午前。

地 點：趙喜的新居。

人 物：趙 喜——二十八歲，水暖工小組長。

王鳳珍——二十一歲，水暖徒工，趙喜的愛人。

趙 母——四十五歲，趙喜的母親。

周 俊——三十三歲，施工員。

張 蘭——二十七歲，周俊妻。

佈 景：這是某基本建設單位新建成的一所工人住宅。屋裏
粉刷的很亮堂，但擺設零亂，顯然是才搬進來。靠牆
亂扔着幾節舊爐筒子，靠窗戶有一刷着銀色的暖氣
片。舞台右側還可以看到廚房的一角。趙喜的母親正
在涮洗盆碗。窗外還能看見正在修建的工廠廠房。

幕 啓：趙喜正在釘一張彩色畫片，釘完畫，他看看屋子，十
分高興地哼着小調。

趙喜：嘿，你看小屋多漂亮，這才像個家呢！（唱小調）油漆門窗
粉白的牆，暖氣燒的叭叭響，再貼它一張彩色畫，真是漂
亮上面加漂亮。（他一邊唱一邊欣賞着屋子，忽然看見牆角的幾節破
爐筒子）嘿，這破玩藝兒還捨不得扔，去他媽的吧！（狠狠地
踩了兩腳扔在窗外）

趙母：（一邊擦手一邊上）你把什麼扔了呀？

趙喜：幾節破爐筒子，用不着的玩藝兒。

趙母：咳！你這個敗家子兒，那幾節爐筒子跟咱們七八年啦，別瞧它破，冬天沒它還不行啊！

趙喜：你尋思還像過去呀，冬天屋裏颳大風，非生爐子不可。現在生產提高啦，生活改善啦，咱們住大樓啦。嘿，你瞧，樓上樓下，電燈電話，還有近代化的防寒設備——暖氣，保管你冬天扇扇子，還要那破爐筒子幹啥！

趙母：我也知道有暖氣啦，可過去咱也沒使過，誰知道那玩藝兒好不好使！

趙喜：看你這老腦筋，新安的暖氣還能不好使？不好使誰整這玩藝兒幹啥！

趙母：就算它能好使，可成物也不能損壞呀！留着它礙你什麼事啦？（走出去把爐筒子撿回來）

趙喜：咳！你這老太太可真是的，埋里埋汰的又撿回來幹啥！

趙母：嫌埋汰，我把它放到床底下，扔了可怪心疼的。

趙喜：哼！破破爛爛的都往床底下塞，過幾天這屋裏又成了破爛攤啦。（發現母親還穿着皮襖，驚喊）哎呀，媽……

趙母：（一怔）啊？什麼事兒？

趙喜：媽，你怎還捂着皮襖呢？這真能裝“熬”，這暖氣剛燒上，等會兒光膀子都得出汗哪！（替母親脫下）

（張蘭從外面進來。她是兩個月前由家裏來找丈夫周俊的，暫時住在趙喜家裏。屋外很冷，進屋直哈手。）

張蘭：這天真“拉碴”，一會兒就凍透啦。大兄弟挺忙啊？

趙喜：沒啥忙的。不說房子已經分妥了嗎，哪一棟啊？

張蘭：就在隔壁，房連房，牆靠牆，往後咱兩家可真成了近鄰啦。（收拾行李，準備搬家）大姨呀！這兩個來月沒找着房子，可把你們麻煩的够嗆啊！

趙母：看你把話說哪去啦，親表兄弟還講什麼麻煩不麻煩的。

怎麼？馬上就搬啦？他大哥還沒回來呀？

張蘭：哪回來啦。大兄弟呀，你看見他沒有哇？

趙喜：這些天我總是看不見他。大嫂哇，我們倆鬧意見啦。

張蘭：挺大個人鬧什麼意見呢？可真是的——

趙喜：（半真半假地）人家不是當施工員了嗎！（悄悄地）一會兒說人家不重視質量，一會兒又說人家觀點不正確，雞蛋裏挑骨頭，反正當上領導啦，不挑點毛病，那怎麼能顯着工作積極呢！

趙母：別胡咧咧啦！（對張蘭）你大兄弟說話總是不着邊兒，你別往心裏去！

張蘭：他表哥也太“隔路”啦。你看我一來，大兄弟幫助張羅吃張羅住的，人家哪場對不起他，可他還和人家鬧意見！

趙母：別聽你大兄弟瞎說。（對趙喜）看叫你大嫂多心啦，倒是怎回事兒啊？

趙喜：沒什麼，沒什麼，呆着沒事逗着玩兒唄。

趙母：你看，他哪有一點真格的。（對張蘭）你來這些天啦，你還不知道你大兄弟那個熊體性呀，就連和我，他也沒個“正行”。

(張蘭又去整理行李。)

趙母：忙什麼呢，等他大哥回來一塊搬吧！

張蘭：哼，他還有個家！你看他才當了幾天施工員，就得罪了一大堆人。現在又當上了什麼質量檢查委員，還有什麼工會福利委員，他算把身子賣給公家啦，家裏火上房子他也不能着急。

趙母：看你說的，他大哥必是公事忙唄。咳！如今的男子漢誰像你大兄弟那樣。

趙喜：我？我怎麼的？我趕不上誰？哼，差不離兒的我還真不服他們呢！

趙母：你扎唬什麼？誰還不知道你那兩下子！都二十七八的人啦，成天像個游魂似的，連個媳婦還沒混上。成天嬉皮笑臉的，哪像個大人樣。哼，我看你多麼能成個家！

張蘭：大兄弟不是有對象了嗎？我看那姑娘可真說得出，人有人才，長有長相。聽周俊說，人家還是個好徒工呢！大兄弟呀，可別心高啦，不大離兒就辦喜事得啦。

趙喜：你可別給我添美啦，我媽沒說嗎，沒人跟咱們搞對象啊！

張蘭：喲，你還瞞我幹什麼呢？（她在包裹拿出個花床單，故意鋪在趙喜床上）你看，你大哥早就當我說啦，連送禮的床單都買來啦。

趙喜：大嫂，你們操辦的可真太早啦。我不撒謊，現在還真沒影呢！

張蘭：嘖嘖，你還捂着蓋着的幹啥？我看你就早點操辦了得啦，能找這麼個好姑娘可不易呀！萬一等飛啦，可就該“擠貓尿”啦！

趙母：說的是呢，我常跟你大兄弟說，咱們原是個窮家，沒解放那嚮，花多少錢也沒人樂意嫁，如今人家姑娘願意，咱們也就別抻着啦。當老人的一輩子還指望什麼，還不是盼兒子早點成家立業，好抱孫子嘛！

趙喜：看你成天總是叨咕抱孫子抱孫子的，那是那麼容易呀！現在我才明白，那還真得有兩下子呢！

趙母：別來唬你老媽媽啦，娶個媳婦還要什麼“兩下子”。你爹有什麼“兩下子”？你大哥有什麼“兩下子”？可也都成了親，生了孩子。沒看誰要成親了還得請幾個師傅教教。

張蘭：說的是呢。我和你大哥成親那嚮，你大哥哪如你呀，還不是個小徒工嘛，可咱們成親也沒費什麼勁哪。我看哪，誰也沒像你那樣，左尋思右尋思的——

趙母：照他說的那樣，就像誰沒經過似的。反正操辦不操辦在你啦，我都土埋半截子啦，誰管你那些閒事！（生氣地下）

趙喜：咳！我說大嫂哇，我都二十七八的人啦，說良心話，誰着急誰知道。咳！這又有什麼辦法呢？屬香火的咱們一頭熱能行嗎！就拿鳳珍來說吧，已經談了一年多啦。電影也沒少看，像也沒少照，知心話也沒少說，可她就是不愛聽結婚這兩個字。你說，這不是叫我活沒轍嗎！

張蘭：咱也不知道你們倆的底細，可你們倆到底談到怎麼個

“火候”啦？

趙喜：咳，我也摸不透啊！頭幾天我穿的襪子破了，她拿去給我補了個後跟，衣服髒了，她也搶着拿去給洗。我一看有門啦，我就提起結婚的事啦，可是她還是那句老話：“趙師傅，你別着急，等你把工作做好了再說……”

張蘭：那你就把工作做好了唄！

趙喜：就是啊。我尋思人家必是嫌咱們工作做的不好唄，現在的姑娘都願意嫁給勞模，那我就加把勁吧，安二〇四工廠廠房的管子，我可真加勁啦。四天的安裝工作，我兩天就幹完啦，這回我滿以為不大離兒了吧，可誰想到人家周俊又給挑了毛病，結果又白費勁啦！

張蘭：可也是啊，你大哥那個人就是好多事兒。回到家來他那嘴也沒個閒着的時候，不是五年計劃啦，就是什麼質量第一啦，我哪懂那些事兒呢！

趙喜：哼，質量質量的，誰還不知道質量第一。大嫂，你看，（指暖氣）這暖氣還不是我安裝的，怎麼的啦，燒的叭叭直響，哪有一點毛病！這要給他檢查呀，準能給你找點岔子出來。

張蘭：咳，這個人哪也真是的。大兄弟呀，你別生氣，晚上我跟他叨咕叨咕……

趙喜：哎呀，大嫂，你可別整這個。你要對他一說，我的罪名可就又多了一個。

張蘭：罪名？什麼罪名？

趙喜：自由主義唄！

趙母：（急上）他大嫂，你看那是不是小王來啦？

張蘭：（靠近窗前）哎呀，可不是咋的，快給大兄弟躲個地方，大姨，我走啦。（對趙喜）大兄弟呀，我告訴你個法，保準能成。

趙喜：你還有個法？對呀，你們老娘們都知道老娘們的心情，你快告訴我，什麼好辦法？

張蘭：聽着：你給她磕仨響頭，她不答應你就不起來，準好使。

趙喜：去你的吧，那是磕頭的事兒嗎！好磕我不早就磕啦！

（衆笑，張蘭下。）

趙母：你看，剛搬進來挺亂的，不收拾收拾哪行呢！

（趙母忙亂地收拾起來。趙喜欲出去迎她，但立刻又改變了主意，拿起一張報紙，躺下來看。）

趙母：你怎麼還躺下啦？看你臉也不洗，頭也不梳……

趙喜：（急忙起來）真的，臉還沒洗呢。（用濕手巾擦了擦臉，又用帽子把亂麻一樣的頭髮蓋住，然後又拿起報紙看起來）

鳳珍：（搓着手上）這天真冷。大嬸，趙師傅沒出去呀？

趙喜：啊，鳳珍……

趙母：咳，挺冷的天，怎麼不帶手套呢？快到暖氣這烤烤吧！

禮拜天沒出去看看熱鬧啊？

鳳珍：沒有。給我媽洗了幾件衣服。

趙母：咳，到底還是有個姑娘好啊！

鳳珍：趙師傅在家看報哪？

趙喜：是啊，自從你給我提了意見，讓我多學習以後，我覺得你說的很對，不學習是真趕不上趟啦。我現在每天回家都抓緊時間學習，可真開腦筋哪！

鳳珍：我現在也養成了這個習慣，有一天不看報，就像缺了不少東西似的。

趙喜：（煞有介事地）對，我和你一樣，不，我還趕不上你，聽說你每天都學習到十一點多鐘，我……我也就是禮拜天啦、下班以後啦，反正業餘時間我都沒空過就是啦。

鳳珍：（高興地）那就够好的啦！趙師傅，我現在也盡量不熬夜啦，身體也很重要啊！

趙母：（看看插不上嘴，又覺得倆人旁的怪熱乎的）鳳珍哪，你們倆嘮吧，我還得收拾收拾裏屋去。剛搬來，哪都是像破爛攤似的。鳳珍哪，別走啦，晌午在這兒吃飯吧。

鳳珍：別麻煩大嬸啦！

趙母：這話可就說遠啦。誰和誰，我這老婆子以後還不得麻煩你呀！（笑着下）

鳳珍：大嬸可真太好啦！

趙喜：就是好叨咕。哎，鳳珍哪！提起看報來，我想起個事兒。

鳳珍：啥事兒呀？

趙喜：今天報上登的電影挺好。

鳳珍：啥片子啊？

趙喜：結婚。

鳳珍：結婚？怎麼個故事？你看過啦？

趙喜：還沒有呢。

鳳珍：那你怎麼知道好呢？

趙喜：我聽這個名不錯。

鳳珍：（笑起來）你呀，成天淨想這事兒。

趙喜：（看看有機可乘）我沒有光想這個，不過這也是個很重要的事兒啊！我想咱倆的事兒也差不多啦，“不近不離兒”就結婚得啦。趁着搬家就把屋子收拾出來。早晚還不是那麼回事兒嘛！

（鳳珍低頭笑，趙喜更顯着高興。）

鳳珍：我不是沒想過這事兒，我也知道你挺着急的。可你總是不了解我，我是認為等你把工作做好啦，我也學的差不多啦，我們再……

趙喜：咳，那得等到多嚕哪！其實我倒不着急，就是我媽老叨咕，成天不是辦喜事啦，就是抱……（停住）

鳳珍：（低頭嘆笑一笑，連忙把話題岔開）我看咱們別淨談這事兒啦，對啦，趙師傅，昨天開了個質量檢查會，有些問題我想跟你談談。

趙喜：（不感興趣地）質量檢查會和我有什麼瓜葛呢？（馬上又裝作關心地）對，工程質量是個大問題，又是誰在質量上出毛病啦？

鳳珍：趙師傅……

趙喜：（急接）鳳珍，我叫趙喜，你早就應該喊我趙喜啦。過去我也告訴過你，除了在班上，你就別總是師傅師傅的啦。

方才我媽在這兒，我沒好意思提醒你。

鳳珍：又叫你挑禮啦，人家叫慣了改不過來嘛。

趙喜：只要你心裏有我，你就能……

鳳珍：好吧，我注意改就是啦。

趙喜：（高興地）這才是……（笑起來）

鳳珍：趙……（覺得彆扭）咳，真不好改，算啦，這些都是小事兒，

我有件大事要和你談。

趙喜：什麼大事兒？你談吧！可有一樣，我不願意你總是談什

麼質量啦，規格啦，這些個我早就知道啦。

鳳珍：我要談的還正是這個。趙師……趙喜……哎呀，這彆扭透啦！

趙喜：行啊，現在是談工作，你就叫我趙師傅吧，等一會兒談別的你再改吧。

鳳珍：趙師傅，人家都說你經驗多，技術也高……

趙喜：（沾沾自喜，但又裝作謙虛）這是大家的抬舉，還差得遠呢！

鳳珍：趙師傅，我想大家說的還是不過分的。

趙喜：管它過不過分的，反正沒落在別人的後邊就行了唄！

鳳珍：但是大家也認為你不重視質量。

趙喜：我不重視質量？誰說的，這得有事實。

鳳珍：二〇四廠房新安的那段管子，在質量上就有問題！

趙喜：別說啦，你這意見我知道是誰說的啦。

鳳珍：是我說的。

趙喜：不對，一定是周俊。

鳳珍：就是周俊說的，可人家說的也對呀！

趙喜：對不對的先不談它，咱就說他當了施工員以後吧，你看他興出了多少個新規矩，不是這兒質量不好，就是那兒不合規格。他對哪個工友也沒相信過，這就可以看出來他不相信工人階級。鳳珍，不相信工人階級的人，你應該用什麼樣的眼光去看他呢？

鳳珍：趙師傅，你……你是說周施工員不相信工人階級？

趙喜：就是那麼個意思。

鳳珍：趙師傅，你這帽子扣的也太大了！

趙喜：也許這個說法有毛病，不過……

鳳珍：別不過啦，我認爲你完全錯啦！人家周施工員是爲國家負責，對不重視質量的人，他有權利批評；不合規格的地方，他也應該指出來。二〇四是重點工程，誰也不能馬虎一點。人家檢查的嚴格一些，正是工人階級的責任。從哪方面說，也不能給人家扣上那麼大個帽子！

趙喜：好啦，好啦，鳳珍，你別來火，算我說錯了還不行嗎。鳳珍，你也應該知道，我要了十多年手藝啦，什麼活我都幹過，別說是二〇四廠房，就是十層大樓我也沒少修哇。你跟我學徒足有二年啦，好壞你還不知道嗎，你怎麼總是聽他們瞎噲噲呢？我說不用檢查就是沒問題嘛。

鳳珍：就是沒問題那也得檢查呀！

趙喜：檢查我沒意見，可你得檢查對嘍。前天晚上你看他是啥態度，總共就有一個接頭稍微差點規格，當時我也馬上

給他修啦，可他還是直搖腦袋，非叫我全部返工不可。你們開質量檢查會的時候，他還不一定怎麼樣整我呢！

鳳珍：你這話怎麼越說越遠呢！人家指出的那些地方，不用說別人，連我這個小徒工也看出它不合規格啦！

趙喜：你學徒的年頭還少，經驗不豐富，我也沒法和你说。咱們先不談別的，就說咱們這棟宿舍吧，哎，就說咱屋這個暖氣吧，說老實話，真沒有二〇四安的那樣細緻，如今你看，暖氣送的多足，這好處他怎麼就看不見呢？

鳳珍：新安的暖氣就不好使，那還不叫人笑掉大牙呀！趙師傅，我看你就別固執啦，二〇四那段管子也不多，咱們就乾脆拆下來換一換得啦。

趙喜：你把話說的太容易啦，那是那麼好換的呀！再說，你知道我安那段管子的時候，費了多大勁啊！我爲了給國家多幹點活，四天的安裝任務，我兩天就幹完啦，你說，你說還叫我怎麼的呢！

鳳珍：對啦，你提起這個我又想起來啦，人家都說你光圖快，才把二〇四那段管子安的更糟糕啦！

趙喜：（長出口氣）咳！這可叫我怎麼好呢，幹活幹快了這又出不是啦。

鳳珍：大家倒不是說你幹的快不好，人家是說不能圖快就忽視質量！

趙喜：行啦，反正誰愛說什麼就說什麼吧！

鳳珍：趙師傅，我看咱們還是返工得啦。

趙喜：有問題返工，沒問題還找那麻煩幹什麼？我看你也太愛聽周俊的話啦！

鳳珍：周俊的話本來對嘛，這工程多重要啊！都是機械化、自動化的工廠，等將來壞一個地方就要牽連全局，到那時候再返工，那損失就更大啦！

趙喜：聽他說可得啦，他說樹葉掉下來能砸死人，你也信嗎？

鳳珍：看你多自大。趙師傅，還是你有錯，你要沒錯，人家怎能和你爲難呢？

趙喜：這還有什麼不明白的呢？周俊剛提升施工員，幹啥他都想表現積極。我是他手下的一等工，他要不挑點毛病，晚上怎麼向領導上彙報呢？再說……

鳳珍：你怎麼這樣看人呢！你呀，你把周施工員說的一錢不值啦！你怎麼這樣瞧不起人呢！

趙喜：可他也是瞧不起我呀！那天下晚，我都把好話說盡啦。我說咱們哥們跑腿多少年啦，誰有錯都得講點互相團結。

你看他當面不認人，弄得我好下不來台。

鳳珍：工作問題嘛，你和人家講私人感情，人家沒聽你的，那是原則性強。雖然人家還是個候補黨員……

趙喜：（一拍大腿）嘿，這回算叫你說對啦，你知道嗎，他正要在這幾天轉正呢，不表現表現那還行啊！

鳳珍：（生氣地）我不和你說啦，真能急死人！

趙喜：（看她要生氣了，趕緊把話題岔開）好啦，好啦，咱們嘮點別的吧。鳳珍哪，你說……你說……